

□王艺睿

## 《成败萧何》的表导演艺术与节奏

上海京剧院新编京剧《成败萧何》(以下简称《成》)一度创作的精彩,为此剧的舞台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剧本着力开掘剧中人物复杂的思想内涵,着力展现萧何与韩信的生死之情、知己之意。其思想内涵的深刻体现在它既是以现代意识审视历史人物的是非,更是超越了历史和道德评判,使观众在审美激动与感动之余,增强对人物的理解与慨叹,对历史与人性的思辨与感悟。《成》剧本对人物关系的理解及凝练,为导演的二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展示空间。该剧节奏紧凑,张弛有度,最大化的体现了戏曲写意的表演特征。程式的精准理解,锣鼓的灵活运用,对戏曲时空灵活性做了完美的诠释。该剧是一出抒情性强烈、节奏鲜明、人物鲜活的现代艺术气息浓厚而又深谙戏曲传统三昧的好戏。

《成》二度创作的成功首先是人物的准确定位。韩信在传统戏曲中,多以正生、武生行当出现,俊扮、穿红蟒、戴帅盔,挂黑三绺。形象瘦削,儒雅自负。这里对韩信的形象做了一次大的颠覆,以俊扮花脸的净行担纲。穿红、黑、白、灰四色蟒。前半场戴改良红、黑帅盔,后半场戴改良侯帽,戴黑满髯。裘派花脸安平以架子花做工表演,将威气、霸气、帅气、傲气集于一身,出色地演绎了韩信这一历史人物。比以往舞台上的韩信更加符合人们心中枭雄的人物形象。根据韩信架子花脸的行当个性以及演员的个人优势设计唱腔,高亢激昂,既大气磅礴又感人至深,充分发挥裘派声腔艺术的丰富性和表现力。尤其是最后一场,韩信决意离开人世,他以咏叹调似的[反二黄]倾吐对萧何的感恩和依恋,如泣如诉,令人动容。

萧何在戏曲中多数穿白蟒,戴相帽,挂白三绺。此剧前半场头戴改良相帽,身穿紫、咖、灰色改良开氅,戴黑髯。后半场戴改良员外帽,身穿香、蓝色改良开氅,最后一场戴白髯,扎“耳毛子”,脸上抹油。由麒派传人,做派老生陈少云老师饰演萧何,将一个忠诚、真诚、老辣、劲道、善良、无奈、痛苦的萧何刻画得惟妙惟肖。

戏曲具有虚拟性、写意性、抒情性特征,这使得戏曲具有无限时空观念。戏曲的抒情性通常又以能取能舍、大详大略的方式结构剧情,在剧情的进展中直接揭示人物的内心活动和情感变化,以虚拟、夸张的手法刻画人物性格。“能取”和“大详”是指:在情节重点部分为了将

人物的内心世界与人物的关系展示清楚,戏曲可以不受客观时间、地点,甚至生活自然状态的限制,费尽笔墨大肆渲染,在节奏上较之现实生活本身极大地放慢了速度。这种叙事方式类似于影视中的“慢镜头”或“特写”。“能舍”与“大略”是指:由于时空自由,戏曲还具备了其他艺术没有的节奏快捷的艺术特征。这种快速的艺术节奏,表现为“扬鞭奔马,驰骋百千路程;几个过长,经历五湖四海;几个人刀枪交接,几个人翻腾跌扑,仿佛看到辽阔的混乱战场;作举手抬脚姿势,便是登山越岭;绕几个8字形圈子,表示逃走关山;两根竹杆绷上两幅青布,一拉一闭,就是攻城略地,如此等等”。<sup>①</sup>

《成》导演在二度创作中,从剧本结构、演员唱念到舞台音乐、灯光等全方位地把握节奏,突破了戏曲叙事节奏与表演程式的传统,将舞台重点聚焦在人物形象刻画和内心的揭示上。可略处蜻蜓点水,需详处大肆渲染,使情节始终在快慢对比、强弱交替、虚实兼顾、疏密相间、点线组合、变化多样的律动下推进。

《成》减头绪,突出重点,有张有弛,逐场加剧矛盾冲突,不断丰富人物内心思想,全剧136'40",分7场结构两个中心事件——“献头接驾”、“追韩受死”。前四场主要是叙事,围绕“献头被贬”,讲述西楚败将钟离昧投奔韩信,刘邦令韩信务必斩杀朝廷钦犯钟离昧。围绕这个事件,叙述萧何从保韩信到救韩信,以及刘邦从疑韩信到贬韩信的事情经过。设置了“宴臣祭剑”、“规劝赠筒”、“拦驾改诏”、“献头接驾”四场戏。表现萧、韩、刘、吕四人分别因忧、因义、因疑、因虑产生的舞台行动,以及相互间碰撞出的性格火化,展现四个人物真实生动、合情合理、鲜明典型的人物性格,是悲剧的铺垫。这四场戏突破了戏曲叙事常规的平铺直叙,以几个事件集中展现矛盾,在冲突中彰显人物,将这个叙述的过程压缩在最短的时间里,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矛盾冲突的激化直至全局的高潮。

第一场“宴群祭剑”是全剧的开场,主要是展现人物关系,预示暗藏的杀机。“宴臣”韩信来迟,萧何解围,刘邦吕后不满。“祭剑”预示杀机,为后剧的铺垫。第一场12分57秒,占全剧的十分之一。虽然凝练简洁,却不简单。这一场两个节奏的小弧度,由慢至快,处理的干净利落,

人物关系定位准确,人物关系脉络清晰。既是对背景的交代,也使全剧的悲剧性结局初见端倪。是全剧的“起”。

第二场“规劝赠简”是对萧、韩两知己私交的描写,二人性格以及政治立场的不同,为最后的无奈对峙奠定了基础。仅用8分16秒,为全剧最短的一场戏,充满了温馨融洽的情意。

第三场“拦驾改诏”,韩信居功自傲、率性而为的性格招致刘邦、吕雉的担忧与恐慌。收留钟离昧事件引发矛盾,韩信招来杀身之祸。萧何冒死拦驾,机智应变,扭转局势。这场戏节奏加快,尤其是后半场。前半场仍为叙事,吕后监视,樊噻密保,终使刘邦对韩信下手,下诏剿韩杀昧。在此危急的情况下,心急火燎的萧何决定“拦驾”,在一句[二黄导板]“闻特诏吓得我魂飞魄散”从下场门(右后区)出场亮相,手、头、髻口颤抖着走向舞台前区。紧接一段[二黄散板]开始紧打慢唱,以慢反衬出情势的紧迫。唱到“老萧何拼一死力挽狂澜,遥看那旌旗丛”,看到旌旗、刀光、人影,萧何内心更加焦急,撩髻、分髻亮相,边唱“刀光闪闪”边双手抖动。“大汉朝此一战生死攸关”,萧何想到战乱初定的天下百姓,更是忧心忡忡。反复搓手,踱步。远处传来了起驾声,惊觉,猛甩双水袖,下定决心。“临将绝境阻圣驾”一锣亮相,“整金冠”一锣,双手扶冠,睁目提气一个亮相,“撩蟒袍”[撕边]中推髻,踢蟒右手接,抓蟒一个小趋步,跨左腿转身,一个倒步,左手低右手高撩蟒斜亮相。“刀山火海也要闯,闯他个人仰——”拖长腔,“马又翻”马字加重,投水袖,撩蟒袍,翻水袖,半个圆场前去拦驾,被将士拦阻,反走圆场再次被拦,投水袖,翻水袖。走至九龙口,一个倒步,涮八字步,代表老态与艰辛,双翻水袖抬左腿快步趋前台,双投水袖,双翻水袖,抬腿平移至左,一个转身,与将官错位平移至右。几经周折终于见到刘邦,抓马头与刘邦等一行斜一字排开,从中场前区摇头撮步,至上场口,一个转身,双翻水袖边摇头边吹髻抖髻,错步向前,至舞台前中区。踢蟒撩袍转身跳跪在地。一组快节奏身段对于一个63岁的艺术家来说,能完成已属不易,更何况能带着人物的内心情感出色的完成,尤其是最后一个跳起双膝跪地高难度动作,实在令人惊叹!精彩的表演既是麒派表演艺术的体现,又是陈少云老师唱、作功力的体现。这一段处理摒弃了戏曲抒情化的人物描写,只是一段唱腔和一组的身段即准确地刻画了萧何此时焦急与迫切、坚定的内心情感。处理得干净利落,不拖泥带水。

“改诏”是萧何提出三个问题,刘邦无言以答。请萧何献计。一组身段造型,刘邦向萧何求助,令将士退下,让座于萧何,自己却蹲在萧何脚下,这是非常个性化、具有鲜明人物性格的一个造型。一高一低,一个埋头思索,一个苦于无奈。将刘邦对萧何的信任与依赖、萧何的忠心,以及在刘邦心中的地位刻画得一清二楚。这也是对戏曲刻画人物的一种创新,摒弃了戏曲叙事化的抒情手法,以更加强烈的行动刺激与观众交流,直入心底,砰然有力。14分28秒的表演仅占全剧的九分之一,却是闪亮

的一笔。是全剧的“承”。

第四场“献头接驾”深刻地展现了刘邦这一人物形象,虽是杀机昭然,却还是机智过人,审时度势。钟离昧“献头颅酬知己”自刎身亡,韩信被逼献头保身,却还是被刘邦贬为准阴侯。虽保住性命,却成为了刘邦更大的心患。23分46秒的演出将第一中心事件集中、深刻的展现。韩信的两段唱与萧何的一段唱各领风骚,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后半场直接展现刘邦吕后必除韩信而后快。围绕“追韩受死”结构了“规劝传诏”、“保韩灭韩”、“追韩受死”三场戏。脉络清晰,冲突明显,逐层递进,高潮收尾。

第五场“规劝传诏”,萧何、韩信均感大限将近,最后的话别更加深刻地体现了二人惺惺相惜的莫逆之交。萧何一段[二黄三眼]更是发挥了麒派的演唱艺术,最后一句“你休任性、没架弩、多体谅、少忿怨,你就听我萧何一声劝,隐迹山野避祸端,莫叫我抱恨终生,免得你含冤!”一个大甩腔,二人互跪,感人至深。与第二场相比,虽都是二人情感戏,却更加深入、深刻。时长21分12秒,占全剧的六分之一。是全剧的“转”。

第六场“保韩灭韩”,不光是全剧的一个亮点,更是历史上的一个盲点。吕后以何种手段致使萧何与之同谋,诛杀韩信,背信弃义。在这一场得到了一个解释,无论真伪,却入情人理。吕后晓之以情,动之以礼,软硬兼施、恩威并济,虽然萧何据理力争,却终不得背叛国家与天下,无奈就犯。这一场的两段唱也都是发自肺腑,真诚感人。21分15秒,占全剧的六分之一。

最后一场“追韩受死”是全剧的大结局。也是萧、韩二人的情感的爆发点,凄惨悲壮,发人深省。二人同是心系天下苍生,一心为大汉江山谋取平安,相互体谅,韩信决意离开人间。韩信永世英明地与世长辞,萧何永世骂名地活在人间,将死的韩信低声悲泣,活着的萧何放声大哭,同样的无奈、同样的悲壮、同样的令人敬佩,同样的大气豪迈。“成也萧何,败也萧何,成败岂能由萧何!”的主题声中拉上了帷幕。时长31分38秒,占全剧的四分之一。使观众纠结的情绪,久久不能平息。是全剧的“合”。

从此剧的演出可以看出,导演深谙戏曲三昧,将戏曲的传统活学活用,尤其是唱念。全剧136分40秒的演出只有15个唱段,时长41分27秒,占全剧的不到三分之一。其中10个为主要唱段,三分之二多全是念白。那么锣鼓就显得尤为重要,用得准是此剧中锣鼓的最大特点,也充分显示出锣鼓的功能和作用。锣鼓经一是“上场锣鼓”。如韩信第一次亮相,[撕边]中上场,至九龙口[三击]亮相,打出人物的上场情绪;二是打出人物的形体行动和心理活动,即“身段锣鼓”、“气氛锣鼓”;三是打出人物的唱腔,即“开唱锣鼓”、“收腔锣鼓”;四是行腔中的“气势锣鼓”,加强气势,加重情感等;五是念白中的“装饰锣鼓”,有起止、加强、装饰等作用;六是“开打锣鼓”,用于各种武场、舞蹈的群体场面中。这出戏中很多念白

是没有锣鼓的,但用到的每一处锣鼓经都经得起推敲,而且用了之后准确到位的为演员表演服务。

比如第四场韩、钟二人情趣相投、率性神交、喝酒尽兴之时,萧何在[急急风]中赶至,打出人物的上场情绪。见此情此景出乎意料,[撕边一击]后一个静场,打出人物的心理状态,这是话剧表演的一个借鉴。全剧多处采用这种静场手法,表现人物复杂的情感。萧何要将钟离昧绑了,韩信辩解,钟离昧却不忍连累,刚要解释被萧何一语“按大汉律典:窝藏钦犯者,满门抄斩,夷灭三族。”最后一句拖长加重,钟离昧立感事态严重。一个[大锣叫头]打出人物迫切的心情,以及将要开腔的预示,替韩信开脱“韩信羁押在下,为的是斩钟离之头面呈汉皇”。紧接一段[西皮导板]“钟离昧本已是家国俱丧”转[西皮快板]“蒙将军古道热肠,实庆幸三月来真情狂放,度过了一生中快乐时光。为钟离昧怎能够害将军命丧”,最后一句[西皮散板]“献头颅酬知己我一力承当。”“将军保重了!”冲出众将士阻拦,冲至舞台左后位高台处,此为全场高点,夺剑道别,冲在[四击头]中至舞台左前区单腿自刎,转身僵尸倒地,打出人物的行动。整段没有一个多余的锣鼓与身段。

锣鼓在该剧不仅在节奏掌握上发挥了重要作用,而且在情节进展与人物刻画方面都有非常重要作用,是戏曲化的,也是非常成功的。也还可以更讲究,比如第三场萧何能够劝说刘邦,作者设计三个问题:刘邦与韩信的兵马谁更强大?刘邦手下将领谁敌得过韩信?兵将均不如韩,以何力抗衡?这三个问题每句话后都应该加一锣,起到加强语气的作用。

《成》的创新,还体现在以下几方面。

一、念白的创新之处。全剧三分之二的念白,却没有给人话剧加唱的感觉。首先和陈少云与安平两位表演艺术家深厚的唱念功力是分不开的。其次是念白中的节奏,掌握的快慢适中,张弛有道。三是部分念白糅合了话剧的念白方式。如最后一场戏,40多句念白长达3分多钟。陈少云念白的节奏由慢到快,越说越悲愤,最后全力喷出,字字铿锵,掀起了全场高潮。

二、戏曲场面处理的创新。戏曲中的“惊”,一般用[大锣一击][八答仓][冷锤]或者[撕边一击]表现。《成》突破性地运用“静场”这一手法来表现此情景。如第四场萧何赶至下邳,见韩信与钟离昧把酒言欢,顿时目瞪口呆,这里用的是静场,展现萧何吃惊的状态。这个处理手法在第七场中更为明显,萧何不想追上韩信,却真就追上了。韩信不想离开,却没想到萧何真就来追了。二人见面意料之外,此处一个静场长达数秒,有惊、有喜、有忧、有恨,二人打翻了五味瓶,个中滋味全体现在这个静场中。

三、戏曲中哭的程式。哭是表现人物感情、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艺术手段。通常以假声做哭状。这里借鉴话剧的表演,以真哭展现人物的情感。第七场,当萧静云说出“将军一死,背的是永世英明;爹爹活着,背的是永世

骂名。这天地良心,你叫他怎么背的起?如何扛得动啊?”,萧何撕心裂肺地喊出“天啊”,便放声大哭。这个处理是人物情绪积累到至高点的一个释放,所有的委屈、伤心、无奈、痛苦在此刻喷发,这个哭比戏曲的哭更有震撼力,对观众的冲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
四、戏曲场面调度以及表演程式的突破和尝试。如第四场“献头接驾”开场以鼓点代替锣鼓或者曲牌,以整齐划一的舞蹈身段代替戏曲惯用的二龙出水、八字交战的戏曲程式调度,身手矫捷、技艺精湛的演员手持令字旗,表现将领指挥作战,随着鼓点节奏的加强,钟离昧一个高度技巧的身段,搬左腿立站由左侧转前方直立下岔后,凝神关注战情,后挥旗下令,双方进入作战状态,这时才键入锣鼓[马腿儿],走八字调度,最后在一个[大锣四击头]中钟离昧翻身亮相。一连串的设计干净利落,形神兼备。在现在的戏曲创作中,鼓被运用的很多,这里我认为运用的极佳。在于他不光起到了烘托气氛的基本作用,还将鼓点代替锣鼓的作用运用得恰如其分。且在转入戏曲锣鼓后不长篇大论,而是直接一个[四击头]收尾。不但将戏曲锣鼓运用得收放自如,且令观众看得明白,赏心悦耳。

五、灯光功能的开拓。灯光在此剧中被运用得出神入化,堪称灯光在戏曲创作中运用的一个典范。灯光在该剧有六大功能得以展现:其一是以灯光切换场次,多个场次皆是以收光作为场次的结束,简洁干练,节省时间。其二是以灯光划分表演区。第二场萧何在舞台左前区说到:“收敛”,光收。在舞台右后区吕后接说:“收敛”,右后区追光起,第三场开始。同一舞台不同区域的表演,可以用灯光划分。其三是灯光突出人物。第四场钟离昧自刎,韩信跪哭,一束追光打出了韩信捶胸顿足、痛苦的身影。其四是以灯光展现人物的心理活动。第三场“改诏”成功,刘邦伸出大拇指,萧何却在一束追光下暗自挥汗,说出“险啊”,展现后怕的心情。其五是以灯光掩饰变换场景。如第四场中韩信在追光中夸奖钟离昧好阵法,韩信兴致所致大喊“抱酒来”,光起,桌椅等道具已摆放整齐。其六是以灯光烘托气氛。如第四场开场,在蓝色的背景光下,舞蹈的军士每人一束追光,硝烟弥漫,擂鼓声声,马上将观众带至操练的场面。

注释:

① 阿甲:《戏曲表演规律再探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70年版。

(作者单位: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)

责任编辑:洪霞